

資治通鑑

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兼提舉館學司馬

封稽勳紫雲袋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唐紀三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下

武德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為

太尉府官屬杜淹戴胄皆預焉胄安陽人也 隋將軍

王隆帥屯衛將軍張鎮周都水少監蘇世長等以山南

兵始至東都王世充專摠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

臺省監署莫不聞然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

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

身有寬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者日有數百世

充悉引見躬自省覽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為言聽計

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廩養世充皆以甘言悅之

而實無恩施隋馬軍摠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其

從弟司隸大夫機與虞部郎楊恭慎前勳海郡主簿孫

師孝步兵摠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

說武都曰王公徒為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

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識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

之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

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

屬託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

故人也若遣間使召之使夜遣城下吾曹共為內應開

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世充皆殺之恭慎

達之子也 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鎮長春宮 宇文化

及攻魏州摠管元寶藏四旬不克魏徵往說之丁未寶

藏舉州來降 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

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按魏縣斬獲二千餘人引

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 甲子以陳叔達為納言 丙

寅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張善相來降 朱粲有衆二十

萬剽掠漢淮之間遷徙無常每破州縣食其積粟未盡

復他適將去悉焚其餘民又不務稼穡民餓死者如積

聚無可復掠軍中乏食乃殺士卒及婦人嬰兒噉之曰

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佗國有人何憂於餓隋著作佐

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慙楚謫官在南陽粲初引為賓

客其後無食闔家皆為所噉慙楚之推之子也又稅諸

城堡細弱以供軍食諸城堡相帥叛之淮安土豪楊士

林田瓚起兵攻粲諸州皆應之粲與戰于淮源大敗帥

餘衆數千奔菊潭士林家世蠻酋隋末士林為鷹揚府

校尉殺郡官而據其郡既逐朱粲已巳帥漢東四郡遣

使詣信州摠管盧江王瑗請降詔以為顯州道行臺士

林以瓚為長史初王世充既殺元璽慮人情未服猶媚

事皇太子禮其謙敬又請為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威

皇太后既而漸驕橫嘗賜食於宮中還家大吐疑遇毒

自是不復朝謁。皇泰主知其終不爲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世充使其黨張續輩潛穿善顯福二門宮內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衆，爲已符瑞云。上遣金紫光祿大夫武功勣、孝謨、安集、邊郡爲梁師都所獲，孝謨罵之極口。師都殺之。二月，詔追賜爵武昌縣公，諡曰忠。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周歛。丙戌，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爲團伍。張俊德至涼，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官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爲天子奈何？復自貶黜，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警事。」魏故事，軌從之。戊戌，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執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討之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突厥汗伏允以數千騎奔党項，煬帝其質子順爲主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伏允復還，收其故地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上遣之。閏月，朱粲遣使請降，詔以粲爲

楚王，聽自置官屬，以便具從事。字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字文化及執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羣。」以勞戰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爲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既而字文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舉、堽先登，神通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肅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函，薄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字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化及且死，更無餘言。但云：「不負夏王。」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啖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綺綺，所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

之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左僕射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詡爲左丞虞世南爲黃門侍郎歐陽詢爲太常卿詢統之子也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爲夏王建德起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爲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 甲辰上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矩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蹕蹕風悅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 遣前御史大夫段確使於朱粲 初上爲隋殿內少監宇文士及爲尚輦奉御上與之善士及從化及至黎陽上手詔召之士及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又因使者獻金環化及至魏縣兵勢日蹙士及勸之歸唐化及不從內史令封德彝說士及於齊北徵督軍糧以觀其變化及稱帝立士及爲蜀王化及死士及與德彝自齊北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尋拜內史舍人俄

遷侍郎 甲寅隋夷陵郡丞安陸許紹帥黔安武陵澧陽等諸郡來降紹幼與帝同學詔以紹爲峽州刺史賜爵安陸公 丙辰以徐世勣爲黎州總管 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郭沉米船百五十艘 己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爲龍驤大將軍程知節爲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呪詛此乃老巫姬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効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爲馬軍總管知節爲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羨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亦惡世充之爲人帥衆來降世民引君羨置左右以留安爲右四統軍 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厚德與其守將趙君頴逐穀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爲穀州刺史 竇建德陷邢州執總管陳君賓上遣殿內監竇誕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并州總管齊王元吉守晉陽誕抗之子也尚帝女襄陽公主元吉性驕侈奴客婢妾數百人好使之披甲戲爲攻戰前後死傷甚衆元吉亦嘗被傷其乳母陳善意苦諫元吉醉怒命壯士

歐殺之性好田獵載罔罟三十餘車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常與縱遊獵蹂踐人禾稼又縱左右奪民物當衢射人觀其避箭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憤怨歆屢諫不納乃表言其狀壬戌元吉坐免官 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世充併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第三人皆戰死 己巳李公逸以雍立來降拜杞州摠管以其族弟善行爲杞州刺史隋吏部侍郎楊恭仁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魏州摠管元寶藏獲之己巳送長安上與之有舊拜黃門侍郎尋以爲涼州摠管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僞民夷悅服自蔥嶺已東並入朝貢 突厥始畢可汗將其衆度河至夏州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會始畢卒子什鉢苾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設爲颶羅可汗颶羅以什鉢苾爲尼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侯將軍高靜奉幣使於始畢至豐州聞始畢卒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摠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爲朝廷致賄突厥乃還 三月庚午梁師都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 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 庚辰隋北海通守鄭處符文登令方惠整及東海

齊郡東平任城平陸壽張須昌賊帥王薄等並以其地來降 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爲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馳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節揚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用元充鄭之分野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胄言於世充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胄復固諫世充怒出爲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執視達曰任公辛已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爲相國假黃鉞總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 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爲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爲化及督戰中流失寶建德克聊城王琬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奈何爲弑君之賊効命苦戰傷夷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爲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午善果至上優

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齊王元吉諷并州父老詣闕留己甲申復以元吉爲并州總管戊子淮南五州皆遣使來降辛卯劉武周寇并州壬辰營州總管斛覺擊高開道敗之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東都道士栢法嗣獻孔子廟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爲天子世充大悅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衆軍於黃蛇嶺兵鋒甚盛齊王元吉使軍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強遣之至則俱沒達忿恨庚子引武周龔榆次陷之散騎常侍段確性嗜酒奉詔慰勞朱粲於菊潭辛丑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藏氣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爲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於座收確及從者數十人悉烹之以噉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世充以爲龍驤大將軍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

皇泰主斂膝據按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寧須立長君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於鄭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挑湯葦火校除禁省隋將帥郡縣及賊帥前後繼有降者詔以主簿爲齊州總管伏德爲濟州總管鄭虔符爲青州總管基公順爲淮州總管王孝師爲滄州總管甲辰遣大理卿新樂郎樊之安撫山東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乙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丁未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來降以稜爲揚州總管戊申王世充立子玄應爲太子玄恕爲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爲王奉皇泰主爲潁國公以蘇威爲太師段達爲司徒雲定興爲太尉張儼爲司空楊續爲納言韋節爲內史王隆爲左僕射韋霽爲右僕射肅王世惲爲尚書令楊汪爲吏部尚書杜淹爲少吏部鄭頤爲御史大夫世惲世充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爲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卧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

德明名朗以字行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
楊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遊歷衢市亦不清道民
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
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
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
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情又令西朝堂
納寬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書上策者日有數百條
疏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 竇建德聞王世
充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蹕下書稱詔追
謚隋煬帝爲閔帝齊王陳之死也有遺腹子政道建德
立以爲郎公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
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
宇文化及首以獻義成公主 丙辰劉武周圍井州齊
王元吉拒却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井州
王世充將軍丘懷義居門下內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
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充
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恕批其耳數十又命引入東上
閤杖之各四十懷義士衡不問賞蘊古帛百段遷太子
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詞
重復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
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
即可何煩詳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

終不能改也 王世充數攻伊州總管張善相拒之糧
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歎
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賜其子爵襄城郡公 五
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弘
基將兵救之 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
軌諭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與
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涼
州奔世豪望爲民夷所附弟脩仁爲軌所信任子弟在
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
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爲左右衛大將
軍興貴乘閒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
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
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則寶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
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彊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爲唐遊
說耳興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闔
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
耳於是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
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
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置酒
爲別庚辰興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
稱慶上曰汝爲人使臣聞國亡不感而喜以求媚於朕
不忠於李軌肯爲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其

子弟皆伏誅以安輿貴爲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安脩仁爲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 隋末離石胡劉龍兒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其子季真爲太子虎賁郎將梁德擊斬龍兒至是季真與第六兄復舉兵爲亂引劉武周之衆攻陷石州殺刺史王儉季真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爲拓定王六兒遣使請降詔以爲嵐州總管 壬午以秦王世民爲左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甘等九州諸軍事涼州總管其太尉尚書令雍州牧陝東道行臺並如故遣黃門侍郎楊恭仁安撫河西丙戌劉武周陷平遙 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爲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溫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暉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爲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爲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爲營陳世暉不許又請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偉爲太保齊王世暉爲太傅領尚書令 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

州 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結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帥衆四千西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爲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二萬寇并州丁未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詔左武侯大將軍姜寶誼行軍總管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輕兵挑戰兵纔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冉三寶誼仲文悉衆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爲所虜既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 己酉突厥遣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舉哀于長樂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 上以劉武周入寇爲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發亥以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討武周聽以便宜從事 秋七月初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皆取天星爲名以車騎府統之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海岱賊帥徐圓朗以數州之地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國公 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爲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既而得郇元真等待之如士

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駿焉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
與世充奪之以賜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
遣使迎勞賜帛五千段粟食其所部以士信為陝州道
行軍總管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滙帝辯與同列楊慶安
李君義皆帥所部來降 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
寇穀州刺史任環大破之俘斬且盡 甲申行軍總管
劉弘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毀其河橋而
還 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雅各遣使
入貢初西突厥曷婁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
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逆頭可汗之孫也既立
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於龜茲
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
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焉蓀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
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
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浹旬而退 八月丁酉鄆公薨
謚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 竇建德將兵十餘
萬趣洛州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
至洛州城下 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王世充
將葛彥璋 丁未竇建德陷洛州總管袁子幹降之乙
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
黎陽 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總管段
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息九月丙寅遣副

總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
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餘里破其魏州
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蕭銑遣其將楊
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
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
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
門城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
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
才為之奏請獲免 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珉
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静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
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
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静與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飲
酒酣怒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首家數有妖文起召
巫於星下披髮銜刀為厭勝文静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
變告之上以文静屬吏遺裴寂蕭瑀問狀文静曰建義
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為僕射據甲
第臣官賞不異眾人東西征討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
庇實有歎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謂羣臣曰觀
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及秦王世民
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
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静歎望則有之非敢謀反裴
寂言於上曰文静才略實冠時人性復褻險今天下未

定留之必貽後患上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文靜及文起坐死籍沒其家沈法興既克毗陵謂江淮之南指擄可定自稱梁王都毗陵政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即斬之由是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都稜送質求救於法興及伏威法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揚子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爲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帥衆萬餘降之子通以爲左僕射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爲淮南安撫大使和州總管裴寂至介休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于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贍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共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獨存姜寶誼復爲金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裴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復使鎮撫河東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給其司馬劉德威曰知以老弱守城吾以彊兵出戰

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奔奔州奔還長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主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晉陽彊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竇誕曾無規諫又掩覆之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爲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衛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爲武周所虜政會密遣人奉表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弘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比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比突厥遣使請殺之上不許羣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爲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既而送中書省縱比突厥使者使殺之禮部尚書李綱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其禮之太子漸昵近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上罵之曰卿爲何潘仁長史乃取爲朕尚書邪且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首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即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言於太子

亦然臣何敢又污天臺辱東朝乎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戊子以綱爲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上書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謗蹙骨肉太子不憚而所爲如故綱鬱鬱不得志是歲固稱老病辭職詔解尚書仍爲少保 淮安王神通使尉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寅竇建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爲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即降大王之意以爲何如建德乃悟即命釋之 乙未梁師都復寇延州段德操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師都自百餘騎遁去德操以功拜柱國賜爵平原郡公鄜州刺史鄜城壯公梁禮戰沒 冬十月己亥就加涼州總管楊恭仁納言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 辛丑李藝破竇建德於衡水 癸卯以左武侯大將軍龐玉爲梁州總管時集州獠反玉討之獠據險自守軍不得進糧且盡數獠與反者皆鄰里親黨爭言賊不可擊請玉還玉揚言秋穀將熟首姓毋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吾不返聞者大懼曰大軍不去吾曹皆將餓死其中壯士乃入賊營與所親潛謀斬其渠帥而降餘黨皆散玉追討悉平之 劉武周將

宋金剛進攻滑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使駱驛趣慶泰二州收民入城堡焚其積聚民驚擾秋怨皆思爲盜夏縣民呂宗茂聚衆自稱魏王以應武周寂討之爲所敗詔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蒲友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弃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李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弃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 竇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爲三道竊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勣遣驍將丘孝剛將二百騎偵之孝剛驍勇苦馬類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靚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度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聞黎陽陷亦降建德以李世勣爲左驍衛將軍使守黎陽常以其父蓋自隨爲質以靚徵爲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

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已未建德還洛州築萬春宮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待以客禮行軍總管羅士信帥勇士夜入洛陽外郭縱火焚清化里而還壬戌士信拔青城堡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散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以德散爲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夏彥端至黎陽李世勣發兵送之自澶淵濟河傳檄州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行至譙州會汴亳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坐澤中殺馬以饗士因獻款謂曰卿等鄉里皆已從賊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我奉王命不可從卿卿有妻子無宜效我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賊心亦人也寧肯害公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衆抱持之乃復同進潛行五日餓死及爲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大半唯餘五十二人同走采瑩豆生食之端持節未嘗離身屢遣從者散自求生衆又不可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爲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仍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彥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

山中西走無復蹤徑冒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水爲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其存者鬚髮禿落無復人狀端詣闕見上臣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上復以爲秘書監郎楚之至山東亦爲竇建德獲楚之不屈竟得還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辦以徐臺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爲襄邑公甲子上桐華山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端明殿學士判讀史官孫奭撰唐書高祖本紀第二
封書錫鑒袋昌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唐紀四 起屠維單閼十一月盡重光大荒落二月凡一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孝皇帝中之上

武德二年十一月己卯劉武周寇浩州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恒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之食世民發教諭民民間世民爲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閒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兜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立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曰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李出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切漳南人劉黑闥少驍勇狡獪與竇建德善後爲羣盜轉事鄭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爲騎將每見世充所爲竊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李出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爲將軍賜爵漢東公常使將奇兵東西

掩襲或潛入敵境覘視虛實黑闥往往乘閒奮擊克獲而還十二月庚申上獵于華山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善陽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孝基懷恩筠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爲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旣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滄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反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閒道夜趨安邑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永安壯王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李出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內離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旣得海公以臨徐充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爲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反行本出戰

而敗糧盡援絕欲突圍走無隨之者戊寅開門出降辛巳上幸蒲州斬行本秦王世民輕騎謁上於蒲州宋金剛圍絳州癸巳上還長安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父之不至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者皆然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聚眾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渚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總管世勣結商胡為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謂世勣曰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潞水得免至南岸告曹旦旦嚴警為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與曹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旦世勣未決聞旦已有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眾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復還洛州二月庚子上幸華陰劉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

軍河東王行敏助之行敏舉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壬子開州蠻酋冉肇則陷通州甲寅遣將軍桑顯和等攻呂崇茂於夏縣初工部尚書獨孤懷恩攻蒲反父不下失亡多上數以敕書誚讓之懷恩由是怨望上嘗戲謂懷恩曰姑之子皆已為天子父應至舅之子乎懷恩亦頗以此自負或時扼腕曰我家豈女獨貴乎遂與麾下元君寶謀反會懷恩君寶與唐儉皆沒於尉遲敬德君寶謂儉曰獨孤尚書近謀大事若能早決豈有此辱哉及秦王世民敗敬德於美良川懷恩逃歸上復使之將兵攻蒲反君寶又謂儉曰獨孤尚書遂技難得還復在蒲反可謂玉者不死儉恐懷恩遂成其謀乃說尉遲敬德請使劉世讓還與唐連和敬德從之遂以懷恩反狀聞時王行本已降懷恩入據其城上方濟河幸懷恩啓已登舟矣世讓適至上大驚曰吾得免豈非天也乃使召懷恩懷恩未知事露輒舟來至即執以屬更分捕黨與甲寅誅懷恩及其黨竇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洛州勸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突厥處羅可汗迎楊政道立為隋王中國士民在北者處羅悉以配之有眾萬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三月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洛州李仲文擊走之俘斬數千人改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給

事郎爲給事中。甲戌，以內史侍郎封應彞爲中書令。王卅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卅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鄰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有限數，公私秋窘，人不聊生。又以宮城爲大獄，意所忌者并其家屬收繫宮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禁止者常不減萬口，餓死者日有數十。卅充又以臺省官爲司鄭管原伊般梁漆鴛谷懷德等十二別營田使，丞郎得爲此行者，喜若登仙。甲申，行軍副總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涪州，俘斬千餘人。西河公張綸，眞鄉公李仲文引兵臨石州，劉李眞懼而詐降。乙酉，以季眞爲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彭山郡王。蠻酋冉肇則寇信州，趙郡公孝恭與戰不利。李靖將兵八百襲擊斬之，俘五千餘人。己丑，復開通二州。孝恭又擊蕭銑東平王閏提斬之。夏四月丙申，上祠華山，王眞還長安，置益州道行臺以益利會鄜涇遂六摠管隸焉。劉武周數攻涪州，爲李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丁未，金剛北走。秦王卅民追之。羅士信圍慈澗，王卅充使太子玄應拒之士。信刺玄應，傷萬人救之得免。壬子，以顯州道行臺楊士林爲行臺尚書令。甲寅，加秦王卅民益州道行臺尚書令。秦王卅民追及尋相於昌州，大破之，乘勝逐

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摠管劉弘基執纓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譬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卅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卅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卅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陝州摠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卅民引兵趣介休。金剛尚有衆二萬，戊午，出西門，皆城布陳，南北七里。卅民遣摠管李世勣等與戰，小却，爲賊所乘。卅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卅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涪州行軍摠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卅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謀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射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卅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訓之。敬德與尋相舉介州及永安降。卅民得敬德甚喜，以爲右二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爲言。卅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奔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卅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

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晉斬之嵐州摠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真奔石州奔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賊軍深入無繼於後君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此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牛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突厥又以君璋爲大行臺統其餘衆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 庚申懷州摠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濟州大破之熊州行軍摠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 辛酉王世充陷鄧州 上聞并州平大悅壬戌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復唐儉官爵仍以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詔仲文檢校并州摠管 五月竇建德遣高士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龍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及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奈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 初尉遲敬德將兵助呂崇茂守夏縣上潛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使圖敬德

事泄敬德殺之敬德去崇茂餘黨復據夏縣拒守秦王世民引軍自晉州還攻夏縣壬午屠之 辛卯秦王世民至長安 是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與之互市 六月壬辰詔以和州摠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爲使持節摠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進封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柝爲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 丙午立皇子元景爲趙王元昌爲魯王元亨爲鄧王 顯州行臺尚書令楚公楊士林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廬江王瑗與安撫使李弘敏討之兵未行長史田瓚爲士林所忌甲寅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爲顯州摠管 秦王世民之討劉武周也突厥颉利可汗遣其弟步利設帥二千騎助唐武周既敗是月颉利至晉陽摠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倫特勒使將數百人云助仲文鎮守自石嶺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 上議擊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陝東道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爲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數曰徇

義之士一至此乎 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
總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計驃騎將軍可朱
渾定遠告并州總管李付文與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
交引胡騎直入長安甲戌命皇太子鎮浦反以備之又
遣禮部尚書唐儉安撫并州擊發并州總管府徵仲文
入朝 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鎮
襄陽荆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犛檢校
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
含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世充自將戰兵左輔大將
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
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帥
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弘烈行本世偉
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 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
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羅士信將前
鋒圍慈澗王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己丑秦王世民將
輕騎前覘世充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爲世充
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
琪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埃壘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
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充
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
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
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陰河攻迴

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蒲州長史繁水
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 八月丁酉南寧西
蠻蠻遣使入貢初隋末蠻酋蠻訖反誅諸子沒爲官奴
奔其地帝即位以訖子弘達爲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
歸葬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招諭其部落皆來降 己
亥竇建德共州縣令唐綱殺刺史以州來降 鄧州土
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 癸卯梁師都石堡留守
張舉帥千餘人來降 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
舟師襲迴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
還降其壘聚二十餘世充使大子玄應帥楊公卿等攻
迴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
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
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
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
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
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 上
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長公主隨使者俱還
乙卯劉德威襲懷州入其外郭下其壘聚 九月庚午
梁師都將劉旻以華池來降以爲林州總管 癸酉王
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
聲問與世充絕 史萬寶進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
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轅轅拔之王世充遣其將魏